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之八

湖南苗族历史资料汇编

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民族研究所编

一九八二年五月

PDG

城步解放之前夜

(《城步苗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编)

关于种植的情况

一、

二、

三、

大革命时期

城步农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1927.9)-(1949)

3

人民把红军讲的流传在心底里。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
他们受苦受难，受压迫，受剥削，可是，由于红军在他们心里播
下了革命的火种，因此，他们日日夜夜，年复一年，怀念着红军，
盼望着红军。
(高秋咏) 苗族民歌

高秋咏

城步苗族自治县红军长征文物调查征集办公室

一九七六年六月

城步苗族自治县
红军长征文物调查征集办公室

城步解放之前夜

目 录

城步农民运动史略 (初稿)-----	(3)
城步农民运动人物志-----	(30)
一、关于胡植的情况-----	(30)
二、关于廖曙晖的情况-----	(32)
三、戈伟生平简介-----	(36)
四、黎和海生平事略-----	(38)
大革命时期城步农民运动大事记 (1926.8—1927.9)-----	(40)
城步农民运动故事集-----	(49)
一、严惩盐税局-----	(49)
二、西岩农民运动之左右-----	(58)
三、陈财主刻薄穷人子 杨长工智斗铁匠盘-----	(73)
四、廖曙晖赴刑场临危不惧 伍宗汉在牢房乞求存身-----	(80)
五、活捉杨备能豪劣表胆 刀斩杨大有烈士成仁-----	(83)

六、惊马-----	(86)
为打倒土豪劣绅敬告城步全县民众宣言-----	(92)
大革命时期的城步(段公爽)-----	(98)
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城步》的补充(段公爽)-----	(109)
大革命时期我的活动和被迫害前后的几点回忆(段梦晖)-	(117)
“江华游击队”简介(贺钺非)-----	(123)
成立“江华游击队”前后(段彦任)-----	(134)
湘桂边区游击斗争回忆录	
——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游击斗争一角(廖敏)-	(140)
红军长征经过城步情况概述(送审稿)-----	(160)

城步农民运动史略(初稿)

大革命前夕的城步

一、概述

城步，地处湖南边陲，素有湖南屋脊之称，巫水流经全县，资水亦发源于此。南邻广西资源、龙胜，东邻新宁，西接通道、绥宁，境内崇山峻岭，古木参天，山陡苔滑，交通阻塞，文化落后。大革命前夕，全县仅有新制高等小学一所。这258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是苗、汉、瑶、侗、回、壮、黎、满等族杂居的地方。东、西、南三面环山，高山绵亘，茂林菁山，郁郁葱葱，有竹木之饶；北部平敞，与武冈毗邻，是一片马蹄形的盆地，田连阡陌，水土肥沃，富有稻谷之利。境内除资巫两水之外，小川纵横，灌溉便利，水利资源丰富，是一个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物产富饶之乡。可是，在那漫长的黑暗年代，这里却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穷困与疾病紧卡着十万辛勤善良的劳动人民的咽喉，他们日日夜夜在苦难的征途上挣扎着前进。

二、残酷的封建剥削与压迫

城步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五四”运动之前，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军阀官厅的割据与混战，封建地主的压迫与剥削，这三座大山重重压在人民的头上。城步由于交通不便，文化落后，风气闭塞，人民所受的苦难，较之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反动政府及各地团局随员强加赋课，乱征徭役，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使得人民终年辛劳，尚衣不能蔽体，食不能果腹。山区许多兄弟民族居住地区，农民外出逃亡，柴门生荆，田园荒芜。据统计全县当时耕地总面积为159234亩，只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官吏、僧道，却占有土地75521亩，而为人口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农民，仅有土地67131亩。即以

1919年——1927年先后两次坐镇西岩团防局发家的肖庆藩为例，亦可见当时土地问题严重之一斑了。肖庆藩一家五口，却占有土地700多亩，杉竹林200多亩，拥有佃农30余户，每年可收谷3000多石。他曾恬不知耻地说：我家每天要进一皮篲箕银花边（银元）。又说：社会愈乱愈好。人问为什么？他说：乱不到我姓肖的头上来。我住在城里（他常住在武冈县城），还怕别人不把钱送上门来？社会越乱，田地越便宜好买。其人居心之恶毒，是富了地主的典型例子。

当时，一般田租是六成（地主收六成，佃农得四成），少数瘠田是五成，而肖庆藩收租额则高达七成。租约上写定，佃户如有短欠，报官论法。官是谁？就是他肖庆藩，“法”又是什么？就是他肖庆藩的狼心兽德所需。他身为团防局长，统枪百余枝，随时可以派兵下乡催租收债，敲诈勒索。兵临家门，杀鸡煮酒款待之外，还要索取“草鞋费”。所以人民见了团兵，如见了洪水猛兽，把肖庆藩称之为“肖团王”。所有地主，都有一条额外剥削的法规，就是规定佃农要给他们晒谷、挑水、碾米、送饭、讨债、带马、抬轿以及婚丧诸之帮工等无偿劳役，逢年过节更要请客送礼。佃农如有典当或出售，必须先让东家，所谓“先城内，后城外”，地主就可以乘机任意贱价压买强夺。

肖庆藩剥削掠夺手段的毒辣，前所未闻。他兼管县仓积谷，每年到了秋后收回积谷时，也便是他肆意掠夺的最好时机。小斗出，大斗进，一边收谷，一边派兵下乡催收旧欠，欠户如把收据遗失了，就得再还。沙坪里一个老农肖光衣，在夏荒时曾代全甲农户向肖庆藩借了20多石县仓积谷，当年秋后一天全部还清，把收据放在帽子里，与肖庆藩一路回家，不料一阵北风把帽子吹落，那张收据也随风飘落到水田里，肖光衣准备脱下鞋袜下田去捡取，肖庆藩却说：“这么冷的水，你何必下田呢？我看到了就

可以证明你还了，还会找你要二到吗？”肖光衣以为真。可是到了第二年秋收时，肖庆藩派兵来查收据，催旧欠，如无收据，就是旧欠未还。肖光衣当即去向肖庆藩说明前情，而他竟说：“你没有还就没有还，还来讹诈做什么？肖光衣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团兵几次催逼下，只好将仅有的一亩水田写契“卖”与肖庆藩，弄得倾家荡产。这是肖庆藩敲榨勒索、掠夺民膏千万事实中的一例，也是官厅地主强剥民脂惯用伎俩的一种，亦即是他当团防局长时，从一个小康之家，飞黄腾达成为巨富的罪恶途径。

自1919年设立团防以来，先后坐镇西岩团防局的肖庆藩、祝澄涛、肖会亭、彭文彦、伍宗汉等人，他们之间虽有矛盾，但对压迫人民却是一丘之貉。他们朋比为奸，凭藉团防飞扬跋扈，敲民骨，吸民髓，残害良民，奸人妻女，无恶不作。

肖庆藩、祝澄涛坐镇西岩团防局时，正是城步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他们用暴力镇压起义农民，杀人如麻，千村万户鸡犬不宁。西岩的官仓嶺，便是当年的屠场。几乎每隔数天就有几个无辜农民被押送屠场。附近民间的家大都养成了噬人血肉习性，每闻杀人号声一响，犬群纷纷奔向屠场，争食血肉。沙洲村老农民陈自成的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刚从山上砍柴回来，放下柴担，就被肖庆藩派兵抓去当匪杀了。1921年阴历年关，肖庆藩与祝澄涛等群魔围炉烤火，品茶聊天中，计及本年内已杀了九十九人。肖庆藩冷笑一声说：“杀一百，好过年。”一声令下，如豺狼虎的团丁就在附近的伙铺里捉来一个过路客人当做匪探杀了，凑足一百之数。天啦！世上真有如此嗜杀成癖、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几年间，他们所杀的人不下数百，官仓嶺成为白骨遍地，鬼哭神泣，阴森可怕的地方。

他们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们的宝座是用人民的骸骨砌

成的。他们的家财是人民的血汗和悲惨的积累。当时下六乡人民曾赠一联曰：“五殿阎王齐下降，四方小鬼尽遭殃。”概述了他们凶残之极和人民所受痛苦之深。

城步的土豪劣绅，不法官仍在伪政权的卵翼下，为非作歹，随时巧立名目，派捐派款，乱征徭役，私设关卡，拦路收税，任意对无辜百姓施以逮捕、监禁、处罚以至惨杀。他们剝削掠夺手段之多，不胜枚举。有所谓“卖契头、赎契尾”的，一张典当契约上分写两部份，前半部为卖契，后半部为赎契。出典农民如到期无力赎回，地主即把“赎契”部分裁掉，就成了卖契，就这样贱价巧买了农民的土地。第二种是预买新债。每当青黄不接时，地主就乘机以时价折半的现金借给农民，即夏荒时一石谷子是二元钱的，就以一元一石预买农民新谷。到秋后谷价奇跌不到一元一石时，就按时价折谷收还。农民在夏荒借地主一石谷，秋后要赔还三石多谷子。第三种是贷养牲畜。农民一般无力自养牲畜，狡猾的地主就贷给猪仔、羔羊、牛犊，养大后地主就坐得一半。第四种是放高利贷。此中盘剥办法繁多。马打滚，本上生息，息上又生息，所谓“入斗九年三十石”，还是物价稳定时的常规。更有甚者，每逢夏荒，谷价暴涨，地主则以月息百分之三十的现金借给农民，秋后按本息计照时价折成稻谷收回，这样在谷价涨跌悬殊的年份，农民在夏荒借地主一石高价谷的现金，秋后就得以五倍、八倍甚至十倍偿还。真是“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此外，还有什么放赌抽头、囤积居奇，高抬时价等々巧取豪夺的手段。

麦起禾补冒饭吃，寒冬腊月冒衣裳。
六月冒米夜何短，冬天冒被夜偏长。
老人小孩哭饥肠，家中无有隔夜粮。
叽々喳喳喊冷战，这个凄凉真凄凉。

这是农民血和淚的控訴！

三、团防地主間的派系斗争

“任是深山最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越是山高林深，越是交通梗塞，也越是官厅地主横行无忌的独立王国。

城步的地主官厅和团防，有的以家族为基础，有的以地域为界限，分门别户，自立许多派系，结党营私，把持县政和团防，时上时下，一反一复，勾心斗角，争相残民以自逞。眼睛上既没有官厅，也没有法律，或拥兵自豪，或踞政称孤。屈指可数的就有以曾国璋为首的“戈派”，是权势最大的一派。长久以来，壟断县政，为所欲为。有以肖庆藩、祝澄涛为首的“肖派”，这是1920年——1922年间，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新兴下六乡的实力派，把持下六乡的团防局，也是曾和“戈派”长期抗衡角逐最久的一派。有以廖曙晖为首的“廖派”，上五乡是他的统治范围，有峒王之称。有以杨备能为首的“杨派”，据有中二乡的团防，中二乡是他的小王國。此外还有从“肖派”分裂出来的以伍宗汉为首的“伍派”，是血腥镇压城步农民运动的刽子手。在县城则有以饶王衡、饶士谷为首的“饶派”，有以王用九、王阶成父子为首的“王派”，有以刘昌璧为首的“刘派”，和以色揽词讼的唐子均为首的“唐派”等。十万人民的城步，竟有九个官厅地主的派系。他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人民在他们残暴的统治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除了以上这些以人为别的派系外，在他们“分而治之”的手段下，又把城步从地域上划分成“上五乡”（辖咸宜、遵藏、兰蓉、横岭、扶成）、“中二乡”（辖巫清乡、赤水乡）、“下六乡”（辖碧云、咸溪、凤翔、安仁、露润、延专）等三个自然区域。上五乡与中二乡是兄弟民族聚居地区，也是森林区，有竹木之利；下六乡是农业区，饶稻粱之丰。在经济上各自成为一个壁

垒，文化上区分尤大。他们在民间蓄意制造地域和民族矛盾，人民在其蒙蔽和愚弄之下，“上”“下”界限甚严，互相视同敌国，有时竟至商旅不行。而各派正是利用这种地域和民族的差别，鱼肉人民，蹂躏善良，无恶不作。其时其景，人民真是苦难深重。

农民张锡九曾写了一首“长恨歌”：

边陲小县望帝远，种田人少相公多。

三年两歉喊苍天，老天不应莫奈何。

财主催租急如火，官府征粮派捐苛。

土豪殷富闭了寨，资本奸商囤积多。

借贷无门烟火断，左思右想泪成河。

这是当年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困阹派系之所以肆无忌惮地横行乡里，因为自有反动政权为之撑腰；而反动政府之所以如狼似虎勒索民财，又因为有困阹派系作为它的坚固的社会基础。他们狼狈为奸，横征暴敛，血债累累。从1920年以后的十年间，城步的为政府所征田赋的正税，每一两课银，中元标准已是三元二角。再加上地方附加三角三分，教育附加三角六分，国防附加六元，其它附加三元七角。（共计附加十元三角九分）正附合计每两课银竟中元到十三元五角九分之多。不仅如此，境内交通要道，到处设置厘卡，肩挑小贩，每过一卡，就要抽税。蓬瀛乡的杨梅坳是通往广西的要道，也是城步人民进口食盐必经之地，每过一担盐，盐税局就要征取百分之十的税金。当时盐商小贩流行一首歌谣控诉道：

盐担挑到杨梅坳，百斤担子丢一宽。（十斤）

天诛地灭盐税局，我们哭来他们笑。

此外，还有什么屠宰税、烟酒税、行商税、自治捐、公益捐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些奇重的苛捐杂税，都直接或间接压在农民的头上。

四、宗法制度和封建迷信的束缚

封建统治者除了以政权作为其主要统治工具之外，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封建迷信也是他们压迫和麻醉农民的重要工具。族权是其中最首要的压迫手段。各姓都有宗祠，各族都有族长，即所谓“父老”。这些“父老”，都是族中的豪劣，掌握着族中的一切大权，利用族法家规，残酷地镇压本族农民。农民凡有婚丧嫁娶、买卖或典当土地等重大事务，必须请“父老”到场作主。他们表道儿岸然，一派正经，实则肚子里尽是狼心狗肺，可以任意给本族农民加上伤宗辱祖的罪名，施以打屁股、坐牢或沉潭等肉刑或死刑。碧云乡理家村一个农民在贫病交迫的情景下，出于无奈，偶然偷吃了地主家一只鸡，就被族长肖仲文等命人用绳索紧捆丢下黑墨坑溺死。

封建统治阶级总是一面用暴力维持其统治地位，一面又用封建道德观念和迷信思想麻醉农民。那时城步各乡神堂佛庙林立，迷信风行，佛教道教泛滥成灾。求神拜佛、卜卦、算命、看相、扶乩等邪门歪道长成风气。县里有孔庙一座，春祀秋尝，伪善者们大肆宣扬孔孟天命之道，把孔丘捧为“大成至圣先师”。露润乡大地主彭十五家的正厅上刻着“大富皆由天命，小富必要殷勤”的联语。把贫富的悬殊归之于天命使然，地主的富豪是天命所注定，农民的穷困也是天命注定，以此麻醉农民听天由命，不要反抗。

在封建政权与地主阶级的交相压迫下和剥削下，辛勤而朴实的农民过着贫穷困苦、愚昧无知的奴隶生活，吃的是“糠菜半年粮”，穿的是“百衲衣”（补了又补的衣）。而那些贪婪无厌的地主官绅们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那年代，一边是劳动与穷困，一边是荒淫与无耻。历史的主人——劳动者被压在千层地狱；历史的罪人——反动的统治者盘踞在天堂。

农民的觉醒

一、革命的洪流冲击着城步

湖南的工农运动有力地促进了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北伐战争的胜利又大大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革命高潮。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北伐军从广东出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占领了湖南，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省。

城步，这个一向为团阀、官绅和地主统治着的小王国，开始受到了时代的震动，大革命的浪潮滚滚冲击而来。

黔峰在怒，巫水在吼。

大地要翻身，农民要革命！

全国各地暴风骤雨般的工农运动显示着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城步一些在长沙求学和在广州农讲所学习的青年们，最先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新的思潮激励着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求解放的豪情充满了新的希望。于是，有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人成了国民党的左派。

他们满怀壮志，热血沸腾，心潮澎湃，高举着工农革命的火炬来到了城步。一股巨大的地下火焰，将以雷霆万钧之势在这个山城爆发起来。

二、党组织的建立与革命理论的传播

一九二六年八月，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共产党员胡植和共产党员戈伟等人，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掌握）委派为农运特派员来到了城步，随即成立了国民党城步果党部筹备处，由胡植任主任。九月下旬，在中共武冈特区委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共城步果支部，代号为“第三国际”。

由胡植任支部书记，戈伟担任组织和宣传委员。十月下旬，在国民党果党部筹备处胡植的房子里发展了胡静、戈良勋、肖昂、黎和海等四人为第一批共产党员。他们在明亮的桐油灯光下，庄严地宣誓：“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严守纪律，永不叛党。”

宣誓完毕，胡植同志向大家介绍了共产党的性质、斗争纲领和当前的任务，说明开展农民运动的重大意义，勉励大家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从此，以支部为核心，积极在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中进行宣传发动，向他们传播革命理论，宣传农民运动的重大意义。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积极要求加入组织，要求投身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经过一段时间，在运动得到了锻炼和考验，先后吸收了唐承章、刘克全、杨樟廷、孟转一、杨绍修、李道南、戈国而、易明圃、陈志莲、戈廷楷等为共产党员。经过短期培训后，他们中不少人脱下鞋袜，穿上草鞋，踏着冰刃，翻山越岭，分头深入农村，发动和联络贫苦农民和贫苦知识分子，采取贴标语、发传单、开演讲会、出布告、办贫民夜校等方式，广泛开展宣传革命道理的活动，使革命理论遍及穷乡僻壤。“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减租减息”等革命口号，响彻城乡每个角落。老人、青年、妇女，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象电流一样触动了每个苦难者的心灵。男女老少，个个喜笑颜开，太阳仿佛特别亮了，天也特别明朗了。

戈伟还来自在果城高等小学兼课，利用课堂传播革命理论。不少学生和青年教师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每天下了课，就打着标语旗帜上街，向来往的群众进行宣传。街头巷尾，到处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内容既新鲜而又使人惊奇的革命标语。他们还

编了许多短剧，上街流动演出，揭露豪劣、贪官污吏的罪恶。这些短剧生动形象，有声有色，很激动人心。不少贫苦农民看了这些戏剧，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仇恨的泪水，当他们每看到那些为自己亲身所经历的生活情景，在午台上再现出来时，既悲痛，又愤恨，深受启发，懂得了自己的穷和地主的富，并不是命里注定的，而是几千年来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革命的理论点燃了贫苦农民长久以来被压抑着的怒火，使他们产生了新的希望，同时也象一把锋利的匕首，刺进了反动统治者的胸膛。此后，从乡下跑到城里来听消息、看漫画、看演戏、参加革命活动的农民渐渐多起来了，死寂一般的山城，沸腾起来了。新鲜而又亲切的革命道理，迅速翻山越岭，象春风一样吹到了各个村落。贫苦的农民心花怒放，面对着那些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们，敢于横眉怒目，磨拳擦掌，跃跃欲试。

三、组织起来

经过一段广泛宣传发动工作，在初步拥有众多群众的基础上，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筹备处，选举戎伟为主任委员。在农民协会筹备处的领导下，进一步深入发动和组织农民。

压力愈大，反抗力愈强，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四日，习融冰消，大地回春，阳光普照，惠风和畅。由农民选出来的二百多名衣着褴褛的代表，脚穿草鞋，头戴草笠，背着锄头、梭标、马刀，一清早就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兴高采烈地赶往县城，宁静的山间小道上响起了愉快的歌声。

这一天，城内到处挂满了彩旗，红红绿绿的标语贴满了店铺的板壁，象过一个盛大的节日那样迎接着这些还是历史上第一次来县城参加政治活动的红脚巴子。黄昏，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所在

地的龚家祠堂里，春意盎然，显得空前的热闹。

第二天，城步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了。

会议围绕着“工农商学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这一主题进行了为期七天的学习和讨论。

在这次农代会上，宣布城步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选举戈伟为委员长，戈良勋为宣传委员，肖昂为组织委员，彭昇平为禁烟委员等。同时，宣布成立城步县工会、商民协会、女界联合会、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等组织机构，并选举缝纫工肖大瑞为工会主任，黎和海为商民协会主任，刘克全为女界联合会主任，县长邓熙兼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审判长。

会上通过了《为打倒土豪劣绅，敬告城步全县民众宣言书》，号召“全县人民团结起来，速成农民自卫军，打倒万恶的土豪劣绅”。

会上公布了湖南省农民协会颁布的“入会须知”：

服从农协命令，遵守农协纪律。

按章缴纳月费，拥护多数决议。

不分地方界限，不分姓氏差别。

不得藉会营私，私斗尤须禁绝。

凡原本会会员，务须亲爱团结。

万众一心向前，打倒贪官污吏。

帝国主义军阀，专吸工农膏血。

工农联合奋斗，敌人完全消灭。

会上还通过了区乡农民协会的组织条例。

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附近赶来参加的农民数千余人，声势空前浩大，意气风发。在群情激愤之下，经县农民协会批准，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处决了大洲农民解来的大土豪李章甫，农民协会旗开得胜。

大会以后，代表们回到农村，在县农协领导下，积极开展宣传，扩大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县农协的干部也分头深入丛山峻岭，在访贫问苦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通俗而形象地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各地农民的觉悟迅速提高，纷纷要求组织农协，开展革命斗争。要求加入农民协会的农民，更是纷至沓来，工作干部应接不暇。春风化雨，乡村农民协会象雨后春笋一般迅猛地破土而出。一九二六年十月下旬，胡植、戈伟来自来到扶城乡中塔池，指导和协助农民成立起全县第一个村农民协会，选举贫农谢玉亭为农协委员长，陈时英为付委员长，吸收会员二百多人。当即采取革命行动，把地主陈昌旺叔侄的谷仓，除了留给口粮外，予以查封，并把他叔侄游了村。数天之后，陈昌旺即畏罪自杀。

在这个村农协的影响和带动下，在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上五乡和中二乡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就成立起区农民协会一个，乡农民协会八个，村农民协会三十八个，拥有会员四千七百九十多人。在赤水上乡农民协会的旧址——欧阳家祠里的板壁上，还贴有当年农运的标语：“减少租额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地主不得无故或借故退佃”，“打倒为富不仁的土豪，打倒专吃冤枉的劣绅”，“乡村自治应该在农民同正派绅士手里”等和湖南省农民协会的布告，布告末尾最后的署名是柳直荀，布告内容因字体小，加之年深日久，已不可辨认了。小塔池农协委员长的儿子王元佑至今还珍藏着一面残缺的犁头旗帜。大古乡（原五区四乡）农协宣传委员高锡卿的儿子高作文也珍藏着当年的《湖南省城步县第五区第四乡农民协会？员入会证书》两份。这些珍贵的文物都是当年城步农运蓬勃发展、斗争激烈的历史见证。下六乡，主要是汉族居住地区，经济文化较发达，官行地主甚多，封建势力根深蒂固，且团防地主武装力量很大，对农民控制甚严，成为